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童年的疼痛

■ 米丽宏

幼时的夏天，常牵着娘的衣角去菜园。那天，我一路蹦跳着，又唱又笑，忽有一虫撞上额头，顿觉一刺，转而又痒又麻，胀胀地痛。

我捂着前额跌坐在地，弹蹬着腿儿惨叫起来。娘看看飞走的虫儿，口里说：“呀，蜜蜂！”她蹲下来又是用手挤，又是用嘴吹，不断安慰我。

蜜蜂赏我一个鼓鼓的大包。

蜇，充盈着饱满的疼痛感，它与毒刺、烧灼、肿胀、钻心疼、意外之伤、不提防的侵害等相连。村里的童年啊，常与虫为伍，我被马蜂蜇过，被洋刺子蜇过，还遭蝎子蜇过。

马蜂比蜜蜂更狂野。这家伙善抱团，遇事“嗡”一声，倾巢出动。要不，人们怎会把招灾惹祸生是非叫“捅马蜂窝”呢。

那些男生们，却将“捅马蜂窝”当作充满刺激的游戏，一听说哪儿有“窝”，便打上门去。那人蜂大战的场面，真是惊心动魄。战役中率先出手的，总是孩子王。他手执长棍，用衣服或草筐罩头，一点点挨到近前，举棍迅疾一捅，就势倒下。马蜂立时炸了窝，黑云似的，呼啦啦涌出；居高临下劈头袭来，令人招架不及。

现在回想，马蜂那物，竟好似谄熟作战机巧，中间人马，铁甲围裹，两翼轻装马队，扇形包抄。左中右，三路围攻，有序而凶猛。这种兵团作战很有威势，被蜇者嚎叫奔逃，马蜂则紧追不舍，有时甚至追出百米以外。

男生们往往被袭击得很惨：有人手指成了胡萝卜、有人两眼肿得只剩一丝缝儿、有人嘴唇肿成了厚鞋帮子！有次，躲在门旮旯的我，也没能幸免，手臂被蜇了个大包，疼得落泪。男生们很少有掉眼泪的，他们嘴里“啞啞”呵着凉气，还要应对家长的教训。

我们遭受袭击最多的，是“洋刺子”。

洋刺子，是一种产蛾的幼虫，有长条状的，有椭圆形的。它的外观色彩艳丽，极魅惑人，翠绿里间杂孔雀蓝的斑点，鹅黄里插缀棕红色条纹，还伸出两只漂亮的红角，背上背着几排剑戟般的毒枝刺，有一种绚烂之美。越是色彩艳丽，毒性就越厉害。它蜇人都是默默的，一声儿不出就把人给蜇惨了。

最要命的是挨蝎子蜇，那种痛钻骨入髓。

12岁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黑云压

顶，大雨欲来。娘让我上房清理一下泄水的瓦口；就在我掀起一截儿断砖的当儿，中指上倏忽狠狠挨了一针！我惨叫一声，低头一看：一只蝎子卷着带毒钩儿的长尾巴，傲然爬了出来！

人常把办事一惊一乍形容为“蝎蝎螫螫”，真是恰当！挨蝎子蜇的剧痛，你不惊不乍是不可能的。

我哆哆嗦嗦的手指上，已现出一个带血点的小洞洞；以此为中心，疼痛迅疾蔓延；手指刹时肿大，渐呈紫黑色！剧痛像要顶破手指皮肤，一跳一跳地窜向手腕、手臂，一直到了腋窝。

我一蹦几丈高，怪叫连连！

我娘赶紧上了房，看看蝎子，倒吸一口凉气道：“天，还是个黑仔！”黑仔是正值盛年的蝎子，毒性旺，毒液充沛，对人的伤害最大。

娘心疼得不行，埋怨自己不该让我清瓦口；她护着我下了房，赶紧弄肥皂水抹、弄碱水抹、挤牙膏抹，又打发我妹去邻居家拽了一把蝎子草，捣烂了抹……

一切无济于事。我抱着右臂尖声哭叫，一门心思地疼着。摆在桌上的饭，哪有心思吃。邻居大婶儿听见哭叫，跑过来看顾，让我娘赶紧找个带子，扎紧胳膊窝处。据说，这样毒液就不会往心脏窜。

娘找带子给我扎紧，声音哽咽着说：“妮儿，你吃点东西吧。有力气了，抗疼”。

我好似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一边抽噎着哭，一边狼吞虎咽吃完了娘一点点儿塞到我嘴里的半块馒头。

吃了馒头，娘拍着我后背说：“娘知道你疼。闭眼睡会儿吧，明早起来，就不疼了。”

可那刁钻古怪的疼，在我半边身体里左冲右突，骁勇异常，哪里给我睡觉的机会？那一夜，哭到什么时候，我已不记得。只记得，次日，我娘的眼睛也是肿的。

多少年过去，种种蜇痛如风而过；但疼痛如礁，在人生途中，时隐时现。作家三毛说：“世上的欢乐幸福，总结起来只有几种；而千行的眼泪，却有千种不同的疼痛。”生离死别，世态炎凉，感情的失落离弃，疼在肉体，也疼在心灵……

疼痛不可避免。如果，身边有人陪你一起疼痛，这是幸福一种，请万分珍惜；如果有人没有，也请你把疼痛当朋友，邀它坐下，诚恳面对。

疼，是生命中早晚要面临的问题。

童年的“聚宝盆”

■ 王曼菁

马上就到六一儿童节了。有一天，孩子忽然拿出家里肥嘟嘟的小猪存钱罐对我说：“妈妈，过几天就是儿童节了，我想‘放肆’一次。”我听了很惊讶，孩子像个小大人一样说出“放肆”这个词，一脸严肃。我假装不懂，便问道：“什么叫放肆呀？”

孩子说：“就是你平时不让我吃辣条、不让我喝饮料、不让我买冰淇淋，但是儿童节这一天，我觉得你应该给我‘放行’吧！”

我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就是说，给你一个可以当‘吃货’的机会呗！”孩子抱着存钱罐说：“对，妈妈，让我当一天‘吃货’怎么样？”

看着孩子天真无邪的模样和充满期待的小眼神，让我想起了童年的自己。在儿童节来临之际，也是满怀期待地盯着奶奶的那个木柜。

那个木柜与其说是奶奶收置物品的柜子，不如说是我童年里心心念念的“聚宝盆”。

“聚宝盆”里放着奶奶舍不得穿的新衣服、新鞋，还有她做针线活儿用的小箩筐。夹层木板上放着核桃、红枣、橘子罐头、饼干之类的零食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这些零食是留在逢年过节才能吃的。当然，包括六一儿童节这天。

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儿童节当天，奶奶一改往常的“吝啬”，大方地打开“聚宝盆”的盖子，把那些深藏已久的零食拿给我吃，让我吃在嘴里，甜在心底。

盼星星、盼月亮，终于把儿童节盼来了。一大早，我便迫不及待地喊着奶奶给我打开“聚宝盆”的盖子，因为我要好好“放肆”一回。

掀开那个沉重的木盖，一股尘封已久的“零食味”扑鼻而来。我随手抓起一把红枣就塞进口袋里，还没来得及吃，那股甜丝丝的味道就好像已经渗进了心间。再拿

起几个核桃，还有饼干……奶奶在我耳边不停地喊：“少拿点，少拿点，留到过年吃。”那一刻，我恨不得把“聚宝盆”一扫而空。直到口袋被塞得鼓鼓囊囊，我才恋恋不舍地把手拿出来。

为了能理所应当吃到“聚宝盆”里的零食，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好好学习。争取考试拿到奖状，奶奶会把零食作为奖品拿给我吃。大概这种以约束为前提的解馋方式会让人有所期盼，所以“聚宝盆”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

长大后，每逢节假日我都会买好零食回家探望奶奶。还等我放下手里的东西，奶奶已经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。我随手翻开袋子拿起一个小蛋糕，打开包装纸小心翼翼地放进奶奶的嘴里，她满足地笑着说：“好吃，真好吃！”

那一刻，奶奶活得像个孩子一样简单。我想到了童年里的那个“聚宝盆”，我想到六一儿童节那天，年幼的我也是这样追随奶奶的脚步，期待着她给我打开“聚宝盆”里的零食。而今，我手里拎的就是奶奶的“聚宝盆”。

作家王金玲曾在《零食里的中国》一书中说：“零食不仅仅是一种刺激味蕾的载体，还蕴含着人际交流的情感，以及时代的某些记忆。”所以，长大后当我再回忆起那个打开我童年味蕾之门的“聚宝盆”时，即使味道已经淡忘，但围绕着童年记忆的那些人、那些事却刻骨铭心。

如今，社会在进步，想吃点什么动动手指网购就好。只是一代人的“聚宝盆”终究被岁月的洪流淹没，消逝的不仅是儿童节里甜蜜的期盼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烙印。

这一天，我带孩子来到超市，买了一堆零食。回到家里，我们一起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孩子说：“妈妈，你今天也要‘放肆’一次吗？”我抚摸着孩子的头说：“对，妈妈今天陪你一起做‘吃货’。”



又是一年麦黄

■ 谢先莉

这个5月，我回了一趟江汉平原的老家。离开家乡已经25年了，这次回到父母身边，我看到了久违的生机勃勃的田野。

我的父母虽已年过七旬，但是他们还舍不得放下农活，依旧冬种小麦、夏种水稻。今天午饭后，我信步走向田野。我知道父母种了4亩小麦，大概的位置我知道，但是当我走到一望无际的麦田时，却怎么也找不出哪一块是我家的麦地。在城市生活久了，习惯用手机地图导航目的地，但这小麦地可没有门牌号码，无法定位。我只能把眼前的小麦全当成我家的。

站在地头，极目远望，蓝天白云下面，是寂静的麦子的海洋，在天地相接处，是我们的村子。小麦的叶子有些已经换上了淡黄色的衣裳，有些还半黄半绿。在植株的顶部，麦穗排列整齐，每一粒麦子都被一根麦芒保护着。

小麦不像水稻，成熟了会低下头。小麦根根挺直腰杆，像宁折不屈的斗士。清风徐来，麦田如海，涌起黄色波浪，向着家的方向荡漾。地头路边的白杨树上，两只拖着长尾巴的花喜鹊，从麦田上空飞过，落在高高的枝头，“喳喳喳”，大声交谈，像两个庄稼人，在讨论今年小麦的收成。青蛙们在田头水沟的草丛中吟唱，还有黑水鸡带着几只小宝宝在水面觅食。

我在田头的杂草地上坐下，眼睛漫无目的地，四处游荡，这样全身心放松的闲闲只有故乡才能给予。田头的小路还保留着我记忆中的模样，依旧芳草萋萋、蝴蝶成群。

思绪如舟，随着麦浪一直往前飘，记忆的小船载我回到了40年前的初夏。那时，我和爸

妈一起在田里割麦，爸妈比我现在还年轻10岁。爸妈挥舞着镰刀齐头并进，把我远远甩在后面。我刚刚学会使用镰刀，小心翼翼用左手搂住一把麦秆，右手握住镰刀往前钩住那些小麦，再用力往后一拉，一把小麦就割断了。但是我搂住的那些总有几根没有割干净，得补上一刀。时间久了，握镰刀的手会起泡。现在想来，那是劳动的奖赏。

最磨人的不是割小麦，是捆小麦。割倒的小麦要在田里晒两三天，然后家里大人小孩齐上阵。一个人做桩，站在一根草绳一头，其他人去抱小麦秆，放于草绳上，当桩的那个人一般是妹妹，主要的任务是扶住小麦秆，不要让它们倒下。待麦子放得差不多了，父亲就来捆扎小麦秆。

在抱麦秆时，我总怕把手伸到麦秆下面，因为手往往会碰到冰凉的东西，有时是青蛙，有时是蛇，有时是癞蛤蟆，有时是一些不知名的虫子。我常常被吓得丢下麦秆惊叫着跑开。除了这些让人害怕的动物、昆虫，麦芒本身也让我恐惧，哪怕穿了长衣长裤，胳膊、腿，还有手和脸，全都被麦芒划出一条条的血印子。在洗澡的时候，这些皮外伤钻心地疼。

风大了，几片白杨树叶落在我身上，一下子把我从往事中拉回。我闻着淡淡的麦香，想到不久之后的麦收场面。麦收早已实现机械化，现在的孩子再也体会不到麦芒如针刺的苦。但是，痛苦也是一种人生的体验。经过时间的过滤，我反而想念那时的麦收。或许，真正让我想念的，是那时爸妈还年轻，我正年少。

天气回暖后，校园一片生机勃勃。我们教室前面有一个花坛，里面种了一排铁树和柏树，还有一些蔷薇科的花卉，每天都会吸引我驻足欣赏一会儿。一天清晨，我看到一群高年级的孩子正围在花坛前。凑近一看，原来他们正在捉虫子，一只只青绿色的小虫子、一只只咖啡色的蜗牛被他们抓进盒子里，他们还细心地准备了一点嫩绿的树叶作为食物。

看来在春天萌发的，不只是植物。4月以来，教室外走廊的天花板上就有一些丝线吊下来，丝线的底端是一片片碎枯叶包裹住的“袋子”，十分影响美观。我每天清理，但它们每天都会出现，我好奇里面是什么。

“老师，老师，我发现那个灰灰的‘袋子’里住着一只虫子。”就当苦闷不已的时候，班级里一个活泼的小男孩跑过来找我，帮助我解开了吊在空中的小秘密。

在他的带领下，我看到了他说的这只虫子，它有半条身子连着“袋子”，半条身子露了出来，全身呈黑灰色，强有力的前足可以拖着“袋子”前行。

“好恶心哟！”看着我在观察小虫子，班

里的很多同学跑出来围观，几个女生发出了一阵惊呼声。这只小虫子似乎听到了同学们的议论，迅速地缩进了“袋子”里，像个害羞的小孩，躲在“房子”里不愿出来了。

“没想到虫子也会害羞。”这个奇怪的举动引起了我们的兴趣，我带领同学们仔细观察，观察它们随着丝线慢慢下垂，观察它们吊在空中随风打着转儿，观察它们悄悄地露出脑袋，观察它在墙面爬行……“谢老师，你说这是什么虫子呢？”那几个被吓到的女生小声问我。此刻，我从她们脸上早已看不到害怕的表情了，反而多了些许好奇。

我笑了笑，摇了摇头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们今天回去查找一下资料吧！”随后，我便拿出了手机，拍下了这种虫子的照片。

孩子们的兴趣被我点燃了。他们开始认真地观察身边的世界，一朵花的颜色、花瓣、蕊，一棵树的叶子、果实、根茎，或者各种各样的虫子。更有甚者，将抓回来的虫子带回教室观察，吸引一部分同学注意的同时，也让一部分同学吓得发出尖叫声。

我没有急着批评他们，而是引导抓虫

《永康教授讲语文》
语文爱好者的“科普课”

■ 赵珂

“热爱母语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尽的天职，我们的生命在不断向前延伸，但母语始终是坐标线上不变的原点。与母语息息相关的是我们的文化自信，是中国人的生活、事业、文化认同。”

5月26日，《永康教授讲语文》名家访谈栏目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(B站)正式上线，国内资深语文教育家、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刘永康教授担任主讲嘉宾。首播当天，刘永康以《热爱从妈妈舌头上发出的声音》为题，剖析了当前语文运用及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学习误区，并提供了独到的见解和有针对性的策略。

栏目上线后，反响热烈。“事例生动、浅显易懂，令人听来意犹未尽。”“把心中的情感以最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了出来。”“讲解通俗易懂，特别对于现在网络流行语滥用方面的讲解引人入胜。”“讲述角度好新颖、好别致，一口气听完了。”“幽默、风趣又干货满满，期待下一期。”……不少观众评论，刘永康的讲解让他们对汉语的认识有了更深的思考。教育界同行也给予高度评价，认为该栏目的推出对于更好地实施新课程，推动语文教育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作为国内知名的教育专家和语文教育家，刘永康长期致力于语文教育的研究与实践。基于对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精神和语文新课程标准的准确把握，他意识到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，语文教育不仅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还要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，从而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、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。

为此，刘永康及其团队决定利用新媒体平台，特别是年轻人聚集的B站来传播他的语文教育理念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能够吸引更多的语文爱好者关注语文学科，思考语文教育的方方面面，激发他们对语言艺术的热情。

《永康教授讲语文》系列视频中，刘永康将以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的核心素养——“语言建构与运用”“思维发展与提升”“审美鉴赏与创造”“文化传承与理解”四个维度，展开共计66讲的知识分享。系列视频内容丰富多样，既有许多语文新理论、新知识的传授，也有对中小学现行教材中多篇课文的深刻解读，还有对当前教育现象的热点评论。

不同于学术讲座和课堂教学，作为面向全国语文爱好者的知识普及性视频栏目，《永康教授讲语文》力求内容做到思想性、学术性、知识性、针对性、实用性兼顾。刘永康将数十年的知识积累与教育思考，通过生动活泼、幽默诙谐的说书对谈形式呈现，充分体现“有用途、有新意、有深度、有趣味”的特点，力争达到有魅力、有吸引力的效果。

通过刘永康深入浅出的讲解，丰富有趣的案例分析、形象生动的故事演说、巧妙的文本解读，《永康教授讲语文》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紧扣语文核心素养发展的知识盛宴，将引领广大语文爱好者走进语文学科、探索语文教学的奥秘，从精神、方法、技能上全方位提升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。

教室里的虫子

■ 谢伯康

子的同学认真观察它们的样子、动作、颜色，指导害怕的同学观察抓虫子的同学的外貌、神情、动作。

次日，我将查到的资料告诉学生，这个喜欢在空气中吊着、还带着“睡袋”的虫子，是自然界有名的“建筑师”，它用小树枝、枯叶编成了一个“房子”，住在里面，还背着“房子”四处旅游。因为这个“房子”有点像布袋，所以它有个比较可爱的名字——“布袋虫”，这个“房子”又有点像古代的蓑衣，人们也称它为“蓑蛾幼虫”。

“布袋虫”经过一段时间后，会变成蓑蛾产卵……”孩子们喜欢听我讲各种各样的科普知识，也喜欢我带着他们去观察植物、动物，探索脱离课本之外的知识的过程让他们感到惊奇和兴奋，收获知识的过程又会让他们感到快乐和自豪，来自“大自然的课堂”带给了他们无限的可能。

学生们在课上完成了一篇篇小练笔，生动的画面、搞笑的语言、夸张的动作……跃然于纸上的文字让我边批改边笑出了声，我仿佛看到了童年的自己，那个拿着蜗牛观察的小男孩。